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穀梁折諸卷五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成公

終無氷矣

桓十四年無氷傳曰時燠也桓為正月周正建子之月此在二月建丑將逾時矣故為絶望之辭以加甚之公羊無傳何休注經文云京房傳曰當寒而溫例賞也是時成公幼少季氏專權委任之所致

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

左傳作邱甲杜注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十六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公之作邱甲者責一甸之所賦於一井之中故爲苛政穀梁乃曰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以作甲屬之工民之一則如考工氏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以此伎倆責之編戶齊民擬之於燕之夫人而能爲函其

繆甚矣國策燕王圖報齊仇身自削甲札妻自組甲絣與此情勢殊隔漢魏樂府從軍之家亦不過東鄰買弓箭西市買鞍韉而已不聞其自爲之也東坡直祖造鎧爲言亦可哂

其曰公子何也

經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趙企明云楚既稱王安得曰公子按楚之稱王亦如漢以下諸侯王之例入告夫人鄧曼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妻則稱夫人不稱后公

子亦不稱王子經於吳楚之君不書葬避其號也故王朝之命爵子也則子之所僭稱之號王也則避之

又

左氏傳楚靈王猶稱公子圍惟鄭皇頡則稱之王子子干奔晉秦后子先在晉而以楚公子稱之至平王乃有王孫由余白公勝則遂稱王孫其弟曰王孫燕吳闔閭亦稱公子光至夫差而有王子地王孫彌庸大約皆在皐鼬之盟晉失霸之後僭國益肆其無忌戰國策無一

不稱王子者孟子之書亦有齊王子矣

以吾之四大夫在焉

萬充宗曰四卿並出先儒謂魯有四軍非也襄公時始作三軍此時止二軍二軍而四卿則非各主一軍也軍各一將佐耳史書之法將稱元帥而止乃四軍並稱者魯雖二軍嘗不盡用今蒐乘增甲悉師以行聖人惡其逞志忽兵而忘内顧故備書之且以著諸子之專兵自恣不由君命也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江淮大水虞世南曰春秋時梁山崩伯宗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出次祝幣以禮焉晉從之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今宜省録纍囚庶或當天意帝然之

又

吳其琰曰南宋泰始之季岷益山崩淮水竭明僧紹竊

謂其弟曰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

君親素縞帥臣而哭之

論衡感虛篇堯之洪水滔天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于河涌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縞素哭泣能厭勝之堯無

賢人若輩者之術乎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輩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

伯尊其無績乎

梁山崩亦載於晉語曰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夫微賤有善言入告于君亦人臣之常攘爲已績伯宗賢者殆不如是但未經舉用其人成公自簡賢耳果爲伯宗攘善輩者之事不流傳後世矣

又

困學紀聞伯宗攘輦者之善穀梁子非之董公遮說漢王趙涉遮說亞夫繫天下興亡安危之大機用其言而棄其人其攘善同也

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

董子曰養牲不謹也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旤也若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顓政魯將從此衰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性盜竊𪕬又其小者也牛祭天尊物也角象兵在上君

威也小鼠食至尊之牛角象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禮也

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

劉原父曰牛衣人服何如襲被縠梁子之言恐未必然愚按史記莊子傳周謂楚使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覆諸其身而非爲衣古禮誠有是無足怪但彼言用牲此言免牲又復不同

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

陸伯冲曰女嫁未三月而死猶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及杞而死反葬是非禮也

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

王室書居三居皇居狄泉不書出惟襄王居鄭書出王臣書奔三子服子朝不書出惟周公奔晉書出傳曰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書奔晉而晉罪昭矣愚按此伯輿之初與周公楚爭也厥後襄十年伯輿又與王叔陳生

爭政陳生亦出奔晉一爲簡王時事一爲靈王時事王臣交爭不已易世而無忌憚乃兩王之不能馭臣易世而無能振起一至是乎

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

諸侯各君其國多有收納奔亡楚才晉用者南北朝史特列司馬休之劉昶蕭寳夤諸傳而王肅王慧龍王神念諸人蔚爲名臣若天子守府於上而强藩據國敢納天朝之叛臣以爲已有者王涯賈餗見害於宦官餗子

庠涯族孫羽依劉從諫於澤潞後與劉稹同死不免於叛名惟陳琳之避冀州韓偓之入閩王室喪亂君子哀其志晉爲霸主周公楚王叔陳生出奔公然受之其無王甚矣穀梁立說獨正與左公迥別

不叛京師也

春秋之初諸侯不廢朝覲之禮鄭莊不朝遂致繻葛之戰獨魯以周公之後此典闕如十二公之中僅見此一舉猶以伐秦道自王都非本心之誠敬經文以遂事譏

之胡氏傳論之詳矣公羊曰不敢過天子其去徑過者一間耳穀梁曰不敢叛京師其去叛者一間耳吳壽夢欲觀上國而朝周戰國齊威以諸侯莫朝而獨朝周獨楚莊觀兵周疆悍然不一謁天子君子惡之然則魯罷肱者其壽夢嬰齊之不若而僅僂於楚旅者耶

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

公羊子成十五年仲嬰齊卒之經追爲宣十八年歸父至巠奔齊之傳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遂爲千古大宗

無後旁支入繼之大經宋則濮議司馬公程子定之歐陽修曾鞏壞之明則興獻禮議楊廷和蔣冕毛澄諸正人力持之張璁桂萼諸奸又大壞之傳之事實謂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使嬰齊後之何邵公注公孫嬰齊仲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爲兄後故不得復氏公孫經緯詳悉近世嚴啟隆推考其後裔曰嬰齊卒子仍世其大夫昭公時之子家羈是也歸父字子家故其孫曰子家氏從昭公出亡卒不見經卿亦不得世皆研考嬰齊得

氏之源流左氏無明文惟公羊一編是賴獨仲遂者殺惡及視立宣公而專國政啟政逮大夫之禍身逃國典畜于天刑亦未始非福善禍淫之常道而復立嬰齊以嗣之且以柳下惠之賢而展氏不爲大夫孔子以竊位責文仲魯之賞罰於是無章穀梁獨曰子由父疏之所以與公羊各開户牖而爲傳注不朽之書歟

又

萬充宗曰嬰齊乃莊公之孫宜稱公孫今不稱公孫而

稱其氏則是降爲歸父之子於莊公爲曾孫故不得復稱公孫也雖弟不可以禰兄旣承歸父之後則竟爲歸父之子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

胡氏傳稱侯以執伯討也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公子負芻守國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不敢自治而歸之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穀梁以爲惡晉侯

按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之京師經書晉人此獨書爵厲公之行事賢於文公矣公羊無傳穀梁之立説如是誠不可解

此其敗則目也

經文楚子鄭師敗績傳以爲楚不言師重在君身之傷故專於敗目立解尚書梓材篇戕敗人宥蔡注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也唐書元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召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擊稹敗面面目之傷皆

以敗爲名左傳子產謂子皮曰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車馬之敗亦稱敗績此又通于易大有九二積中不敗之義矣

先刺後名殺無罪也

左傳杜注偃與鉏俱爲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也王凌謀迎楚王彪以興魏凌見擒則彪不免鄧琬奉晉安王子勛以爭宋琬敗則子勛被誅權臣爭柄而厥孽爲其所推未有得全者惟唐太宗欲更立吳王恪長孫

無忌諫止復因事殺之鑒於魏王泰之禍保護高宗有苦心焉而史論亦以爲訾

夏之始可以承春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鄭康成注禮記以爲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先儒屢辨之此冬至長至之日也即周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而天神皆降者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初用事故也又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郊而祭天則用夏正建寅之

月孟獻子曰啟蟄而郊夏小正以啟蟄為正月蓋古者

天子一歲再郊正月之郊為祈穀孟獻子及月令所云

是也十一月之郊為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魯無冬至

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

韣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魯郊之明文也

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春秋弒君三十六而君以無道聞者五齊懿宋昭楚靈

晉靈與厲是也二靈歸獄於趙盾公子比其稱國弒者

三君襄夫人攻杵臼比於北魏馮太后之殺其子弘齊商人死於閻職邴歜亦似宋蒼梧王死於壽寂之唐敬宗死於蘇佐明劉克明等宦豎羣小士君子無所施其責備獨晉厲之弑欒書中行偃執政列卿處心積慮以謀之又公然推刃而無所忌憚彤庭之大變青史所不容而列國冊書傳聞頗僻槩以國弑書之穀梁又冒昧其詞曰君惡甚矣尹氏綱目發明據其文以爲無道之君遇弑者例夫厲公寵嬖倖而僇大臣殄數世之卿族

誠爲無道但三郤之罪欒書實傳會而成首惡宜歸於欒氏胥童甲劫于朝而復釋之同於蕭道成䯨箭之兒戲以視伏甲享趙孟者怨毒已有間矣後儒議盾獄詞盈牘而書偃獨漏網可謂公乎朱子書蕭道成弑其君昱與予業之書法不同爲蕭齊篡國之所由始謹而書之晉趙欒中行皆執國政以擅廢置履霜之漸辛而欒亡于盈荀亡于寅非是則與趙魏韓五家分晉矣故不可不申其說以補經文之闕亦世道之憂云爾

又

吳安國纍兎編曰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啟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爲害教大矣

襄公

同外楚也

在幽之盟曰同尊周也此齊桓之始霸也今雞澤之盟曰同外楚也此晉悼之復霸也不外楚則小國不安不

能尊周則徒役小國以奔命于一晉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悼公之復霸其在正與不正之間乎是大夫張也

溴梁之盟公羊曰信在大夫穀梁亦曰正在大夫正在大夫而諸侯失正矣此晉平初即位之盟也雞澤之盟穀梁獨曰大夫張也諸侯始失政矣此晉悼初即位之盟也文公以來晉長爲諸侯盟主晉果長爲盟主悼公不必言復霸矣悼而復霸自襄至厲非眞霸也自平以

逮於昭頃晉仍自以爲諸侯盟主而楚嘗狎主齊盟葢晉自平公以後縱無楚之狎主齊盟晉久矣不得爲眞霸矣其不得爲霸者大夫之正爲之大夫之張爲之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所以無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天下所以幷無霸溴梁之大夫堅氷也雞澤之大夫履霜也穀梁子其深悲之矣

名從主人

爾雅所以有釋名揚子所以撰方言也春秋吳及楚越

皆爲蠻夷然所見於內外傳之姓名亦無甚侏㑲惟鬬穀於菟最爲𧐐吻漢魏以下慕容拓跋以爲氏紇干以爲字祁連以爲山禿髮以爲被則異言異俗之傳聞班班典記矣

立異姓以蒞祭祀

陳北山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至正大公之舉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以

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陽若有繼陰已絶矣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聖人書曰莒人滅鄫是也

又

武后猶能聽狄梁公之諫不立武三思周太祖竟立聖穆后兄柴守禮之子榮爲嗣以絶郭氏由不講於春秋之義故也

又

五代劉旻據有河東子承均嗣立無子女適何氏生子繼元遂以爲嗣盡殺其諸父鎬鍇錡錫後降于宋太宗與郭后柴氏同時同事僭逆之世所爲皆一轍

又

陸伯冲曰若鄫取莒人爲後者罪在鄫子不在莒春秋應以梁亡之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而已

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范氏解鄭之臣欲從楚是夷狄之民矣故去弒言卒使

若正卒然家則堂曰由晉之羣卿皆前日弑厲之餘孽
內有所歉是以置鄭賊而不問諸侯如會見弑于其臣
此中國一大變也而晉悼恬然不以介意何以慰鄭僖
九原之憾服在會諸侯之心哉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黃若晦曰傳春秋者以逃歸罪陳侯是不然也夫東氷
西炭寒者不得不西左淵右畔溺者不得不右陳困於
楚師之虐而晉不能卹於是逃晉即楚以紓其患葢勢

之所驅豈情所樂哉經書陳侯逃歸於會鄬之下所以明晉悼不能恤陳之所致然也愚按後范匄云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當判楚方强形隔勢禁陳不即楚晉不得不舍陳誠得陳而撫之所謂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眞成襄以後之局無如竭力事楚而終爲楚滅如狼之牧羊罪將歸之狼乎羊乎

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嚴開止曰圍而待戰此危道也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

人韓獻子之成謀智罃知之矣且豈獨爲敝楚計哉假令戰而勝勝而且數年或數十年則戰猶得策今晉來則鄭服楚來則鄭又服俛而受盟不過旦暮間事耳晉合十二國之君大夫肝腦塗地以爭鄭而僅得其旦暮之從後欲合諸侯可復得哉故晉國之計莫若堅諸侯堅諸侯莫若休其力以敝楚此分鋭逆來之策十二國之所踴躍而從也中國之于外裔也上策得則出上策上策不得出中策中策不得出下策名陵之服楚上策

也城濮之戰勝中策也至于悼則舍是無策矣及乎盜殺三卿鄭蠹已去楚人之力亦疲子展謀之卒成三駕之績揆所由來有非人力所能及者然而論其實則犖之功曷可泯哉

過我故志之也

原父曰王后體尊禮自當志豈與列侯一例以過我而書哉他后不見者太子立則妃爲后自無緣見耳

溴梁之會

水經注濟水之津南流注于溴水水出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白澗水南逕原城西春秋會于溴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梁莫大于溴梁梁水堤也

正在大夫也

陳止齋曰文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伯主在焉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此盟君在焉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是故自文而下則有斥言諸侯而不序自襄而下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

又

汪環谷曰經于此年不以大夫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宋之盟復以大夫繫之諸侯不使大夫之終無諸侯也

宜撣帷而歸命乎介

不伐喪而還善之善者也又何以反命於介爲夫行師之道非進則退使頓兵遠道則強敵生心如李存勗嗣位晉王即進兵三垂岡大破朱温圍潞之軍彼遲留姑

待者非自敗之道乎

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

宋端拱初旱王禹偁上疏曰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禄五分之一饑則奉無禄米而已今旱雲不霑宿麥未茁既無九年之蓄可憂百姓之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

門人射吳子有矢創

孫堅悉衆攻劉表表閉門遣將黄祖潛出從竹木間暗

射堅殺之與吳子謁之門巢門而卒事相類張飛鞭撾健兒置之左右卒爲帳下所刺與餘祭之見弑於閽相類故傳曰不狎敵不邇怨

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越閽與孫臏自雪其怨鬻拳與卞和自砥其名莊子有叔山無趾兀者王駘古者肉刑多用剕刖其見於典記者如此

又

北齊高澄獲梁將蘭欽子京以爲膳奴京請贖不許杖之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將受禪與陳元康等屏左右謀於東柏堂京置刀盤下託言進食澄却之京揮刀曰將殺汝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去牀弑之

君無忍親之義

斗粟尺布之謡見於漢文盛德之世煑豆然萁魏氏繼之下逮宋齊六朝金輿玉几之難安野雉江鷗之迭見同氣不能相容上下古今殆同一慨漢谷永請勿治梁

王謂春秋爲親者諱唐吳兢以奸臣誣搆相王言自昔
翦伐宗支未有不亡者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
海内糜沸已驗之覆車安可重跡
又
孫明復曰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二百四十年無天
王殺大夫之文此言殺其弟者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不
可不見也
晉趙武楚屈建之力

諸侯弭兵胡氏傳謂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之不足主夏盟自宋之盟始康侯生值南宋於華裔之辯一編之中不啻三致意焉然立教則嚴而地勢亦有不盡然者秦楚吳越當春秋之始非戎則蠻故書荆書人聖人固不使之遽同中夏迨其後則漸進之進之何也以其漸中國之禮俗與中國之會盟且其封壤非即周之豐鎬異日漢唐之長安晉之建業宋之臨安者乎其可以異域視也惟所謂追戎于濟西敗長狄于鹹伐陸

渾之戎與夫赤狄白狄大戎小戎之類此等皆爲言夷

面雜處中原睢盱蠢動爲中國患殆如晉之匈奴五部

分居晉陽汾澗氐羌雜處臨渭洮罕聚散不常易興易

滅是以晉楚魯宋皆得而亡之至乃虞夏要荒之國聲

教後通小者爲莱夷淮夷巴濮羣蠻大者爲秦楚其實

皆華夏也聖人豈得岐而二之耶勾吳荆楚爭主夏盟

其德其力足以有爲如元魏高齊宇文周作史者不得

不紀其世祚傳其政事必若康侯所云會戎于潛盟戎

于唐壞禮弛防冠屨倒置虢宋兩盟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宜加譏貶比之南宋偷安假息屈節女真爲秦會之湯進之固難辭誤國之罪乃若啟釁邊陲敗盟挻禍爲韓節夫賈師憲其害尚可言乎穀梁著其說於澶淵謂中國夷狄無侵伐者八年實自宋盟以後諸侯不受兵者四十餘年厥功綦偉卽謂楚加于晉晉爲楚折竊欲以趙武爲增歲幣之富彥國屈建爲使江南之郝伯常弭兵紓民心事相同可也

穀梁折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穀梁折諸卷六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昭公

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

汾水經太原郡治晉陽秦昭襄王三年立尚書所謂既修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雅曰大鹵太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云云

又

胡朏明曰太原一名大鹵又謂之大夏左傳遷實沈於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謂之夏虛左傳命唐叔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也又謂之晉陽春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蓋皆太原之異名杜元凱曰太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其地蓋華夏錯居故穀梁有夷狄曰大鹵之說

恥如晉故著有疾

范注昭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於晉使不見公故託至河有疾而返以殺恥此二十三年之事傳先著之於此胡康侯曰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愚按公如晉不見距者二其一則女叔齊對晉平公譏其習儀而不知禮其一則子服回論公室將卑而季平子叱之者也君與君未嘗無愛敬之意而其臣沮之同於師曠之論衛侯小臣窺大臣有跋扈之迹輒爲掩護之先啟范鞅陳開朋比之萌春秋末造風氣

可哀也夫

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

按左傳昭公二年如晉晉以少姜之喪非伉儷不敢以勤諸侯故辭昭公復五年適晉晉侯方以善於禮稱之迨十二年河上辭公則以季孫取鄆之故自是平邱之會獨外魯君於是魯晉之交臣日親而君日疎此傳當用之於十載之後左傳但知記事若衛齊他國皆然孫林父逐君晉終助孫氏崔杼弒君晉猶不能致討至意

如逐君而又甚焉前乎此者臣之求寵既工君之覯閔亦多此二語書之忿乎有餘怒恫乎有餘悲徵君子之用心焉謂穀梁長于論理差不爽爾

以外及內曰暨

左傳曰暨齊平齊與燕平蒙上年齊侯伐北燕之經穀梁曰以內及外曰暨謂魯與齊平起下叔孫婼如齊莅盟之書就經文考之自襄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之後莊弒而景立歷十有三年魯齊無疆埸之警不知

何以是年叔孫婼如齊莅盟而先之曁齊平之書燕則其君出奔景公以師納之受賂而還左氏一家之言鑿鑿盟于濡上至異時鄭之伯有爲厲猶曰齊燕平之月公孫段卒兩兩迴映獨於叔孫婼莅盟竟不作傳穀梁於十三年之内寥寥無事止得此數語而陸氏微旨孫氏發微胡氏傳皆宗穀説愚之推論及此亦以其寥寥也而姑誌其異同云爾

又

嚴開止曰魯與齊平也襄二十七年齊使慶封來聘魯不報齊慶封奔魯魯受之齊人來讓比年以來必有不平之意今曁齊平魯修好也左氏誤以爲燕及齊平則下使叔孫舍如齊涖盟何爲也哉

君臣同名也

衛襄公名惡其臣齊惡不避君名見之於傳胡氏於陳侯午卒之書謂孔子不避宗國襄公之諱若定公亦名宋而經書宋公宋大夫之屬亦不一而足然周人以諱

事神申繻於桓公之世早已言之獨楚康王名昭閲再傳而楚子軫公然謚昭係熊居之子夏父弗忌祀躋僖公猶見惡於君子彼楚之公子結公子申為令尹司馬而不識其先君之諱視晉廢司徒宋廢司空者彼楚之公子何以蠻夷自待若此哉

君子不奪人名

正月為端月徹侯為通侯陳恒為陳常莊助為嚴助諱之嚴甚於秦漢至乃責臣之名亦諱之禁中為省中矣

春秋固無是也孔子言在不稱徵而臧孫紇屢書於經胡氏於襄四年陳侯午卒之書詳言其體例合之此傳君臣同名之論誠秉禮稽古之君子奉諱之軌範也

艾蘭以爲防

艾翦伐也防田之大限釋曰蘭草之貴者地之希有之物廣澤之内而衆同生艾之爲防則蓬蘭同翦曹公誅楊修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以修爲袁紹之甥不得不與之俱翦耳

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

射之中不中射宫之射也田之得禽不得禽蒐田之射也則得禽則不得禽賞與罰也射義天子試士於射宫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於祭全是此義論語射不主皮亦同

閔陳而存之也

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今楚已滅陳夷于屬縣使穿封

戌爲公矣必不遣使告于諸侯何以書于魯之策乎當是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目擊其事使畢而歸語陳故魯史遂書之耳或曰國史所書必承赴告豈有憑使人之言而載之於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單猛朝之變固無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春秋承其言遂書之于策仲尼作經存而勿革者蓋興滅繼絶以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于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

陳止齋曰諸侯之罪非滅同姓不名楚虔何以名以夷狄殺中國甚矣蔡般夫人之所得討也則曷爲謂之夷狄殺中國楚子假大義以號于天下放陳公子殺蔡侯於是滅陳蔡其得謂之討賊歟

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

趙子常曰左氏謂南蒯公子憖謀季氏皆懼不克出奔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怨已于晉私屬晉人使不納公

穀梁此說與之合符可補春秋之闕

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

鮮虞白狄也而中國之晉中夏盟主也而狄之比傳最奇而憒范注引鄭氏語曰晉爲厥慭之會以謀救蔡合八國之師而不能救蔡終爲楚滅舍而伐姬姓之鮮虞是楚不如也

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金仁山曰經當書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公子棄疾自

蔡歸於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棄疾弒其君比而經書乃云爾者蓋以春秋誅心而言則子干有爭國之心而棄疾無起事之跡以春秋書法而論則凡爲弒君者所立則以首惡書之愚謂主臣骨肉之際分義固均而親雖宜辨當圍弒郟敖子干奔晉子晳奔鄭此二公子者如元魏北海王顥之入梁梁岳陽王詧之投西魏嫌疊深重寄命鄰封旣乃窺瑕抵隙以爲傾覆宗邦之計耳棄疾則不然位爲蔡公地擁不羮權莫厚焉寵莫隆焉擬

之後世宋太宗之尹開封差足相方宗社有變爲靈王死者宜莫如棄疾是故應觀從之呂子干爲之猶可言也受朝吳之奉棄疾爲之不可言也弒君之書歸之於比而不得辭者以其輒自爲王耳王凌令狐愚謀立楚王彪有司請依漢燕王旦故事按罪此國典之常亦史筆之正棄疾也者弒故君旋圖新奉之君唐元吉助建成傾太宗即陰圖建成奸凶心事手足相殘度越情表幸免冊書之載而論事者猶以其無起事之志而恕之

則爲所惡矣穀梁子曰比不嫌也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此論之不磨者也

不與楚滅也

蔡侯復歸于蔡陳侯復歸于陳與桓十五年許叔復歸于許同一聖經書法左氏以有禮許楚失之千里矣公羊曰不與諸侯專封也楚邱亦如是緣陵亦如是楚平之無道而與齊桓之盛伯爲耦豈足爲訓惟穀梁子曰不與楚滅也無圍之極暴則亦無棄疾之假仁猶存遺

憾之意旨哉傳乎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

啖叔佐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禮言之應待祭畢然三傳皆以去樂卒事爲禮穀梁子云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尤得君臣一體之誼記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衛獻公之於柳莊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昭公之待叔弓如是蓋云厚矣

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蓋祭爲國之大事當祭不告者禮也當祭而告者君以踰禮貴其臣也昭與獻隆殺小異而厚臣之誼略同

名譽不聞友之罪也

良玉隱璞和氏泣血以相明驥服鹽車伯樂解衣而攀哭許子將平輿月旦郭有道人倫師表李元禮世之龍門樂太叔人之氷鑑大人君子以名教爲已責求善若不及不暇沐與餐良有爲也

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

公羊曰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穀梁曰累及許君也諸儒於不嘗藥之案察之精辨之苦矣以其不知學問不就師傅而取戾蒙辜之至于此楚商臣得潘崇以爲之師適佐其逆鋒蜂目豺聲與噬不容粒者相較其凶良立辨胡氏更推廣之豫教太子之法是又因傳而爲之辭也

自夢者專乎夢也

左公皆作鄭李廉曰書法與華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無傳已不可考公羊以爲叛然經不書叛且既叛不應書公孫故公羊有爲欣時諱之說夫叛而以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也惟劉質夫云春秋時臣能專其邑無不叛國者能使其衆無不要君者公孫會之自鄸奔宋猶賢于臧武仲蓋本穀梁專乎鄸之說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

晉韓無忌有廢疾則讓而立起齊崔成有疾則廢而立

明卿大夫之家嗣亦且然矣泰伯欲讓王季則斷髮文身以示不可用漢韋玄成欲讓爵於弘即陽爲狂病繼體重事古人之謹之也如此賈公彦儀禮疏云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者蓋據穀梁也

奔而又奔之

君子違不適讎國嵇紹仕晉論者以爲譏傳責蔡侯東蓋申此義但失國則名法所應得不獨惡其適讎也東左傳作朱

此不卒者也

東漢順帝詔問北鄉侯宜加謚號列昭穆與木主否周舉議北鄉侯立未逾歲年號未改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北鄉無他功德以王禮葬於事已崇不宜謚古來未成君之禮如是

立者不宜立者也

李廉曰衛晉之立書衛人衆立之辭也子朝之立書尹氏奠之之辭也愚謂傳文同辭于衛則睽于王朝則合

視乎所立者之有心與無心焉耳

鸜鵒穴者而曰巢

羅願爾雅翼云鴝鵒本亦巢居不皆穴處書來巢者著其居木孚乳不即去也公穀皆以爲宜穴反巢何范注皆仍之南北所見不同耳按鴝鵒類䳜䳜即祝鳩亦五鳩之一不自巢而居鵲之成巢者正季氏臣執君權之應 沛郡山中多鴝鵒劉𤫊居母憂廬墓三年鳥不敢來服釋還應時至五代史漢隱帝時鴝鵒食蝗禁捕鴝

鴿故存齋以爲中國皆有但不至濟東

居于鄆者公在外也

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獨於襄王居鄭發明之深得春秋之指朱子綱目於唐玄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之書爲人君失國史臣秉筆者立法穀梁於昭公去國復援此義爲龜鑑王文中子作元經晉惠帝爲河間王顒刼遷長安永興二年春正月亦書帝在長安薛氏傳曰春秋之法雖奔外亦吾君也不可易歲更朔而不書君行幸

之地聖與賢所以維君臣之義者如此

又

范注若但言至自齊而不言鄆則公得歸國矣臣子喜君父得反故云至自齊繼之以居鄆者明公實在外十三州記昭公所居爲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爲東鄆在沂水縣

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黄若晦云或謂昭公居鄆鄆人避之不能撫其民之所

致鄆本莒邑昭元年取鄆叔弓帥師彊鄆田葢以兵威刼鄆而有之爾昭公失國又借齊之力取鄆使鄆人再被兵其視魯侯世讎也雖善撫亦不足以得其心葢昭公于鄆于乾侯若袁熙兄弟奔遼東謀據其地以自廣魯國之尺地一民季皆無所漏焉嗚呼傷哉

中國不存公

疏范例云在有故言在非所在也襄二十九年書公在楚傳曰閔公也胡傳云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葢以存君

而罪臣子譏諸侯之意具矣唐武氏廢中宗而自立遷
帝於均房之間綱目每歲春正月之下必書帝在均州
帝在房州本春秋之法

不可者意如也

左傳皆歸咎于昭公及諸從者之失策矣獨此猶見直
筆

定公

不言正月定無正也

葉石林曰季孫廢公衍而立宋定公蓋受國于季氏非受於昭公國不受于先君而受於權臣非正也太子不得位而弟得位亦非正也定公以六月即位而稱元年不以月元可與也月者元年之月也可以其始稱元不可以其始稱正正不可與也武王伐紂二月而後克方其度孟津言一月而不言正月未克紂不可以言正月也夫正之不可易如此武王未得國且猶不敢稱而况定公乎

又

洪容齋曰司馬公修資治通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以春秋定公爲例於未卽位卽書正月爲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定位未定故當追書通鑑則不侔云云按穀梁子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公羊子曰定哀多微詞未知巳之有罪焉爾何等

沉痛嬗代易君總非操筆者所欣然爾

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

則堂曰一年不二君者常也一年二君者變也昭公之喪以是月稅輤定公即以是月登阼是一歲而二君也故春秋書前公之喪至與後公之入立以示其變著魯國非常之禍亦以見定之非所當立而立也

秋大雩非正也

龍見而雩故夏月爲雩之正冬〻大雩非正成公七年傳

識之矣襄公五年秋大雩傳未之譏蓋秋斂猶爲望雨之候此獨言非正者以其爲九月也然周九月乃夏正七月豳風八月其穫以孟秋之雩爲非似亦有辨

是月不雨則無及矣

東坡喜雨亭記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未必擬句法於傳文而望雨之勤憂旱之苦皆於筆端跳躍而出

雩者爲旱求者也

荀子天論篇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與傳文詞異而指則合

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

韋注禱詞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此卽請辭也按禱應上公之辭僖二年勤雨之傳引緯文考異郵見之左傳昭十七年諸侯用幣于社注請上公疏曰社爲上公之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以請上公云云按

社神之名左傳昭三十年蔡墨語魏舒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最爲典據矣不知元凱何以有請上公之説合於穀梁氏意所謂上公者殆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義而穀梁偏舉其名弘嗣又知其禱詞先儒博物必有自來也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

僖三十三年經書不殺草傳文相同張匏野曰草者孟叔氏也勢少衰矣菽者季氏也霜則魯公之政教號令

也自僖之終而不行于國矣安能殺之豈定之世顧能殺之乎曰君不能殺而天將殺之也

其曰菽舉重也

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於外故天見災僖公三十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

天王崩爲諸侯主也

其禮見於尹氏卒公穀兩傳皆同指而此傳更詳蓋弔者與受弔者皆當以賓主之禮相接天子尊無二上於其崩也以寰内諸侯爲之主而接外藩之諸侯天子降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亦同此義曾子問篇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衞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此以尊接尊也尹氏劉卷以卑接卑通鑑韓王往弔信陵君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鄰國君弔君爲

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今呉俗設護喪蓋援此義

又

景王崩王室大亂非劉單二公不能定敬王之位迄于城成周遷下都延春秋以後三百餘年一綫之緒曰爲諸侯主者狄泉之役臯鼬之盟皆劉文公一人爲之列國於此歸心襄王居氾王子虎執重守國其功亦大故經文特書此二人之卒與葬以表其賢隱二年先書尹

氏卒矣尹氏者左傳以爲君氏隱公之母外夫人之說二傳雖同而聖人所賢者實王劉兩文公公羊特言其新使乎我與我主之主魯爲言不若穀梁之論有關于王室之重且大胡氏傳曰王卿士不卒有關于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是故特卒之也司馬遷於諸國世家獨卒孔子蓋知此者也

日入易無楚也

王方麓曰左氏作吳入郢誤入人之國都當稱國楚之郢猶晉之絳也當曰入晉不曰入絳也

撻平王之墓

吳偉業曰子胥之為人深沉好謀固非負其勇氣逞于一決不顧其後者伍參食采于椒貴顯于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忮傾世臣而覆其宗子胥之讎宜首無極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

兵于吳扶建之子勝立之楚廢昭王誅其讒佞存楚之
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彼胥以其
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廢毀宗廟瀆亂男
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槩叛于内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
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智者也彼遲之十
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
之闔閭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僇辱先君之
尸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圜視而起且子胥之先四

世皆葬於楚獨不慮先人一坏土乎設令吳兵去楚昭復國盡發伍氏之邱隴汙瀦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于天下乃紀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讎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讎雖吳强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當吳君臣以班處宮欲妻王之母蹈于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師未入則楚吾讎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讎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壠而謂

雖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

又

吳其琰曰宋武微時與王愉有郤及得志合門見誅其孫慧龍奔魏每請効力南討臨卒謂功曹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埸効命誓願鞭尸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其志與伍員相類

又

其琰又曰撻墓之事又見于王頍傳中頍父僧辨爲陳霸先所殺時頍在關中不預其難及隋伐陳頍常力戰志雪仇讎陳滅頍發霸先陵剖棺見其鬚皆不落其本皆自骨中出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此本非君臣故得禍尤慘宜曹瞞爲疑塚七十二以爲身後計也

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觀此闔廬之無道甚矣夫槩王與子山爭宮而叛歸堂谿君臣兄弟之間凶德參會其不亡者幸耳夫差之許

越成夏侯太初以此取樂毅而論世者遽以成敗臧否其父子穀梁一則狄之一則大之見君子之用心焉

又

列女傳曰楚平伯嬴者昭王之母也吳入郢吳王闔廬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以死自誓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不釋兵秦救至昭王乃復

又

方弘靜曰吳入楚君居君室大夫居大夫室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此未行之事說者因言子胥妻楚王之母句踐入宫於吳夫人從道產女養於就李鄉後勝吳更爲語兒鄉而訛者因誣范蠡進西施而道産此蠡與子胥皆必不爲也

諸侯相歸粟正也

終春秋無歸粟之書惟臧孫辰曾告糴于齊襄三十年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財而不果蓋義舉之難覯于三

代之季久矣臯鼬之會同謀伐楚荀寅求貨于蔡侯以
辭諸侯越歳而乃有歸粟之事豈蔡侯鼓吳破楚義聲
振于同盟而乃獲邀衆惠乎嗣是晉失諸侯蔡頻受楚
伐不聞一矢以援之者終迄于亡以吳伐楚歸粟于蔡
大之甚義之甚而書之也

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仲車語録曰稱盜賤之也如漢言盜高廟玉環唐言盜
殺武元衡皆其意也然此譏有司慢藏也有司慢藏則

時政可知也

陽虎以解衆也

黄東發曰謂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此豈知巨猾之深奸耶以魯寶之失必追之以與之必釋巳西方有狗國中華人誤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以筋投之輒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貨葢欲狗國魯也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逸葢祖虎之故智

使司馬行法焉

方定之曰萊人鼓譟蓋犂鉏之徒爲之也景公怍而麾之矣優施舞於幕下請止之可也有司加法手足異處竊以爲疑夫日宮中則齊君所常好會而魯之有司可專誅乎是魯以天子自處矣意犂所指授鼓譟者不遽已且有所挑釁而侮犯魯旣有備左右司馬陳列聲色不動而齊人無辭是以懼而慙慙而謝也　按秦趙澠池之會秦終不能有加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藺相如蓋得孔子文事必有武備之意

墮猶取也

汶水經注無鹽縣之郈鄉叔孫昭伯之故邑也定公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按野井之禍成於𩰚戾墮成之功阻於公斂陪臣之惡甚矣范武子以治陪臣爲解深得聖人之意

石尚欲書春秋

劉原父曰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從而知

若魯國之春秋也王入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凡人之欲登春秋者以有殊功異德冀後世見也石尚何有而欲書之愚按史家一字之褒誅逾於衮鉞桓温欲諱枋頭之敗讀孫盛晉陽秋怒其直筆名盛子語之曰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事其子遽請刪改之吳兢撰天后實録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激勵苦切然後轉禍爲忠說屢以情祈改兢執不許穀梁子誤傳五世相承至於漢初頗涉後代好

名之習矣石尚之說不覺自吐其衷云

高寢非正也

說范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繼體君之寢也其二何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之君世世不敢居高祖之寢故曰高也按魯之始封君者伯禽也子政既以高寢爲三正寢之一復言繼體之君不敢居定公居之傳所以云非正矣向又因言天子之寢亦三一曰承明承

乎明堂之後者也與諸侯髙寢同義後世承明之廬取

諸此

哀公

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

劭公注公羊言已卜春三月不吉轉卜夏三月春夏皆

可郊三卜爲瀆告武子謂以十二月卜正月下辛如不

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

上辛則郊止宜於春周天子有二郊冬至祀天于圜丘

與啟蟄而郊以祈穀是也魯惟祈穀一郊故二傳所記卜郊皆在春夏漢魏以下祈穀别爲一祭而以冬至之郊配以始受命之祖又有感生帝之郊配以有功德之祖或有五郊五帝之名南北郊分祀合祀之説更制聚訟均非古也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胡康侯曰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救之而昭公

出陽虎囚桓子孟孫救之而陽虎奔今得鄆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受之王父也

毛西河曰輒未嘗受王父命也蒯聵奔後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及卒夫人又假以公命立郢郢又辭乃曰有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則是公命者郢也非輒也輒所受命者夫人也非公也非公則所云受之王父者有間矣

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

楊士勛疏此三者皆以外内辭别之王者以海内之辭言即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於河陽傳曰全天王之行也是也王者微弱則以外辭言之即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失天下也是也諸侯臨國亦據内外言之若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既以内外顯地及日是以一國言之若文元年

毛伯來錫公命定四年劉卷卒毛劉皆采邑名大夫氏采為家是以一家言之也

又

文中子詩有天下之作有一國之作又推讀春秋之法以論詩亡然後春秋作實一道也

吴子進乎哉

劉原父曰天下無王久矣夷狄皆僭號叛命莫能尊周室呉獨自貶其號率諸侯以奉天子不得不引而進

之葉石林曰吳楚皆習夷者也吳晚見春秋抑之常甚于楚自季札之聘柏舉之戰僅得以爵見然與中國會盟未嘗不殊戚之役下與鄫人齒而已今黄池胡為遽以伯許之哉蓋楚之共靈欲以强奪諸侯而陵晉夫差欲以禮尊天子而責晉從楚之義則蠻夷必至有中國從夫差之義則必能尊中國此所以異也

又

清之戰冉有樊遲禦齊孔子嘉其義萊門之盟有若亦

偕徽虎欲宵攻吳軍孔子平日曷反有取乎吳者獨黃池進之以志尊王室耳越絶書乃謂子貢存魯亂齊破吳霸越越絶出于漢人之手文景武帝天漢建武之年號皆列焉最其譌謬之尤甚者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吳亡在二十二年而曰勾踐從琅邪起觀臺以望東海孔子從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往奏夫越之滅吳距孔子之没已六年矣而猶爲是說則所謂致貢于周周王使人賜之命者未知其有與否也史記世家亦載其

言故不置辨

吴王夫差曰好冠來

韓詩外傳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周室之列封也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髪而處今來上國必曰冠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髪而後得以俗見乎覲吴王欲請冠端而襲以周旋於魯晉其景跂華風與錮蔽夷俗兩

國之相去奚啻薰猶霄壤

大矣哉夫差

夫差之慕義宋襄徐偃之徒也句踐之陰忍鄭莊厲楚武文之亞也故越成而吳敗孔子殁于哀公十六年其時吳之亡徵決矣而黃池書法猶少進之可知聖人不以成敗論人猶之趙鞅爲趙氏得國之祖而孔子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興廢之理不必其盡驗故謂書終秦誓預知秦有天下直妄誕也

大獲麟故大其適也

河馬出而八卦成洛龜呈而九疇衍後天奉若也春秋作而麒麟至先天弗違也道出乎天而文以載道聖人文以明道而天應之故知麟之必為聖人出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司馬子長史記訖乎麟止未免援天物以為已瑞然以其紀傳續編年自此史家之體相嬗於窮矣

又

鶡冠子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畢至

又

元命苞乾鑿度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馮光陳晃以爲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二說不同

穀梁折諸卷六

公羊穀梁後論

朱子語類或以爲公羊穀梁出一人之手旣而斷其各有師承夫二傳之師承治公羊者起於胡母子都宗之以董仲舒公孫弘故其學大顯於是立博士者爲嚴彭祖顔安樂治穀梁者起於瑕邱江公而僅宗之以蔡千秋顯之之人蓋少遜矣宣帝以衛太子好之之故有意興之於是立博士者爲周慶丁姓源流載于漢書儒林傳就傳文核之隱公不書即位公以隱賤不應立穀以

隱長不應讓矢口便爾懸殊即此一節事脉連貫于宰咺歸賵也公以爲隱之讓桓穀以王室瞶妄失禮特甚於考仲子宮也公以爲成公之意穀以爲隱之非且如尹氏卒之書公以爲隱母穀以爲隱妻重則書輕則不書意固各有屬矣惟隱弑而不書葬罪在不討賊薨之不地以爲不忍言蓋處不得不同之理推之外事首書克段一以爲大鄭伯之惡一以爲見段之强殺州吁于濮一以爲討賊一以爲責不討賊授國與夷一以爲禍

始宣公一以爲繆公之卒正齊襄滅紀一以爲紀侯賢而齊滅之一以爲復九世之讎鄭衛齊宋相率以亂東遷之天下春秋爲此而作而二傳之褒貶善惡不同如此又其甚者齊桓霸諸侯一匡天下穀梁之美之不一而足獨公羊予之之詞偏少葵邱之會以爲震而驚之叛者九國非其各有師承何以異同一至于此雖然此特於大同之中而析其微有不同其不同蓋不可勝舉若夫闡聖教以立言誅惡賞善以正告萬世非是則無

以宗經而稱傳而又何不同之有特是二傳之于二百四十年行事蓋有考而不詳者送王姬者周單伯也而以爲吾大夫來奔者齊欒施也而以爲晉欒氏宋三世内娶何以處襄夫人之爲王姬成公在位十七年矣而曰公幼王子朝能布告諸侯矣而亦以爲幼其繆戾之顯著公羊居多而穀梁特鮮若夫事蹟同則記載亦同猶之有史記不得尤漢書有東晉六朝北魏四朝之史不能廢南北史並行不悖何得以相類者而遽議其出

一人之手乎要之二傳之疏經釋詁之體也曰何曰曷爲自爲問答爾雅爲之于前以疏詩若禮公穀爲之于後以疏春秋朱子祖之于易詩四子之書無不皆然未可以議二子也

穀梁折諸卷六